明史

八二

明史卷三百二　　　　列傳第一百九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女二

歐陽氏 徐氏 馮氏　　方氏 葉

潘氏　　楊氏

張烈婦 蔡氏 鄭氏　　王烈婦 許烈婦

吳氏　　沈氏六節婦

黃氏 張氏　　張氏 葉氏 范氏

劉氏二女　　孫烈女 蔡烈女



歐陽氏九江人彭澤王佳傳妻也事姑至孝夫亡氏年

方十八撫遺腹子紡績爲生父母迫之嫁乃鍼刺其額爲誓死守節字墨涅之深入膚裏里人稱爲黑頭節婦又徐氏烏程人年十六嫁潘順未朞而夫病篤顧徐曰母老汝年少奈何徐泣下即引刀斷左小指以死誓夫死布衣長齋年七十八卒遺命取斷指入棺中家人出其指所染爪紅色尚存馮氏宣城劉慶妻年十九夫亡誓守節其娣姒諷之曰守未易言非齧斷鐵釘者不能馮即投袂起拔壁上釘齧之劃然有齒痕復抉臂肉釘著壁上曰脫有異志此即狗彘肉不若已而遺腹生子曰大賢長娶李氏大賢又夭姑婦相守至老卒取視壁

釘肉尚韌不腐齒痕如新

方氏金華軍士袁堅妻堅嗜酒敗家卒殯城北濠上方貧無所依乃卽殯處置棺寢處其中饑則出飲於濠久之不復出則死矣郡守劉菼爲封土祭之又葉氏蘭谿人適神武中衛舍人許伸伸家素饒於財以不檢蕩且盡攜妻投所親卒於通州氏守屍晝夜跪哭或遺之食或餽金或勸以改嫁俱卻不應水漿不入口者十四日竟死尸傍年二十餘州人爲買棺合葬

潘氏海寧人年十六歸許釗生子淮甫期年釗卒旣殮潘自經死已兩日矣有老嫗過之曰是可活也投之藥

更甦釗族兄欲不利於孤嗾潘改適潘毀容自矢族兄者夜率勢家僕數十人誣以債椎門入潘負子冒風雨踰垣逸前距大河追者迫潘號慟投於河適有木浮至憑以渡達母家遂止不歸淮年十九始歸淮補諸生娶婦生五子潘年五十宗人聚而祝族兄者亦至潘曰氏所以得有今日賴伯氏玉成目淮酌酒飲伯卒爵北向拜曰未亡人三十年來瀕死者數矣而顧強生獨以淮故耳今幸成立且多子復何憾語畢入室頃之宴徹諸宗人同淮入謝則縊死室中矣

楊氏桐城吳仲淇妻仲淇卒家貧舅欲更嫁之楊曰郎

饑死必與舅姑俱舅不能奪數年家益貧舅謀於其父
母將以償債楊仰天呼曰以吾尸畀舅姑不孝無所助
於貧不仁失節則不義吾有死而已因咽髮而死
張烈婦蕪湖諸生繆釜妻年十八歸釜越四年釜病屬
張善自託張泣曰夫以吾有二心乎有子則守志奉主
妻道也無子則潔身殉夫婦節也乃沐浴更衣闔戶自
縊閱日而釜乃卒又蔡烈婦松陽葉三妻三負薪爲業
蔡小心敬事三久病織紝供藥餌病篤執婦手訣曰及
我生而嫁無受三年苦婦梳洗更衣袖刀前曰我先嫁
矣刎頸死三驚歎尋死又鄭氏安陸趙鈺妻性剛烈閨

房中言動不涉非禮某寡婦更適人饋以茶餅鄭怒命傾之夫戲曰若勿罵幸夫不死耳鄭正色曰君勿憂我豈爲此者後鈺疾將死迴視鄭瞪目不瞑鄭曰君得毋疑我乎即自縊於牀楣鈺少甦回盼出淚而絕

王烈婦上元人夫嗜酒廢業僦居破屋一間以竹蓬隔內外婦日塞戶坐門扉績麻自給夫與博徒李游李悅婦姿謀亂之夫被酒以狂言餂婦婦奔母家避之夫逼之歸夜持酒脯與李俱至引婦坐婦駭走且罵夫以威挾之婦堅拒大被搒笞婦度不免夜攜幼女坐河干慟哭投河死是夜大風雨屍不漂沒及曙女尚熟睡草間

又許烈婦松江人許初女夫飲博不治生諸博徒聚謀曰若婦少艾曷不共我輩懽曰可得錢治酒夫即以意諭婦婦叱之屢加箠撻不從一日諸惡少以酒肴進婦走避鄰嫗家泣顧懷中女曰而父不才吾安能覥顏自存俟汝之成也少間聞闔戶聲嫗覘之則拔刀刎頸仆地矣父挈醫來視取熱雞皮封之復抓去明旦氣絕年二十五

吳氏永豐人名姑姑年十八適甯集略未一年夫卒六日不食所親百方解譬始食粥朝暮一溢米服除母憐其少欲令改適往視之同寢食三年竟不敢出一語歸

謂諸婦曰此女鐵石心不可動也
慈谿沈氏六節婦章氏祚妻周氏希魯妻馮氏信魁妻
柴氏惟瑞妻孟氏弘量妻孫氏琳妻所居名沈思橋近
海族衆二千人多驍黠善鬬嘉靖中倭賊入犯屢殲其
魁奪還虜掠賊深讐之一日賊大至沈氏豪誓於衆曰
無出婦女無輦貨財共以死守違者誅章亦集族中婦
女誓曰男子死鬬婦人死義無爲賊辱衆竦息聽命賊
圍合羣婦聚一樓以待旣而賊入章先出投於河周與
馮從之柴方爲夫礪刃卽以刃斫賊旋自刃孟與孫爲
賊所得奪賊刃自刺死時宗婦死者三十餘人而此六

人尤烈

黃氏沙縣王珣妻嘉靖中倭亂流刼其鄉鄉之比鄰皆操舟爲業賊至衆婦登舟匿艙中黃兀坐其外衆婦呼之曰不虞賊見乎黃曰篷窻安坐恐賊至不得脫我居外便投水耳賊至黃躍入水中死時同縣羅舉妻張氏從夫避亂巖穴間賊至張與妾及妾子俱爲所獲賊見張美欲犯之不從至中途張解髮自縊賊斷之張又解行纏賊又覺之徒跣驅至營賊魁欲留之張厲聲曰速賜一死賊曰不畏死吾殺汝妾張引頸曰請代妾留撫孩嬰賊曰吾殺孩嬰張引頸曰請代孩嬰存夫嗣賊令

牽出殺之張先行了無懼色賊方猶豫張罵不絕口遂遇害投屍於河數日屍浮如生

張氏政和游銓妻倭寇將至婦數語其女曰婦道惟節是尚值變之窮有溺與刃耳汝謹識之銓聞以爲不祥婦曰使婦婦與女能如此祥孰大焉未幾賊陷政和張度不脫連呼女曰省前誨乎女領之卽赴井張含笑隨之竝死又葉氏松溪江華妻陳氏葉弟惠勝妻偕里人避倭長潭値歲除里嫗覔刀爲幼男薙髮弗得葉出諸懷中衆問故曰以備急耳及倭圍長潭執二婦共繫一繩葉謂陳曰我二人被縶縱生還亦被惡名死爲愈陳唯

唯葉探刀於懷則已失各抱幼女跳潭中死同時林壽妻范氏亦與衆婦匿山塢倭搜得衆婦偕至水南范獨與抗或謂姑順之家且來贖荅曰身可贖辱可贖哉我則寧死賊聞言殺其幼女恐之不爲動曰倂及汝矣厲聲曰固我願也賊殺之

劉氏二女興化人嘉靖四十一年與里中婦同爲倭所掠繫路傍神祠中倭飲酣遍視繫中先取其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汚賊乎倭笑慰之曰若從我當詢父母歸汝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歸耶倭尚撫背作款曲狀女怒大罵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即赴火死已復

侵其妹妹又大罵倭露刃脅之不爲動曰欲殺卽殺倭欲强犯之女紿曰吾固願從俟姊骨燼乃可否則不忍也倭喜負薪益火火熾女又赴火死時同死者四十七人二女爲最

孫烈女五河人性貞靜不苟嬉笑母朱卒繼母李攜前夫子鄭州兒來州兒恃母欲私女嘗以手挑之怒批其頰一日女方治麪州兒從後摟之女揪髮覓刃州兒齧其臂得脫女奔訴於姊觸地慟哭曰母不幸父又他出賊子敢辱我必刃之而後死姊曲撫慰乃以臂痕示李使戒戢之州兒不悛紿李曰兒採薪臂力不勝置遺束

於路李往取之歸則戸扃甚嚴從母舒氏亦趨至曰初聞如小犢悲鳴繼又響震如雷必有異幷力啟之州兒死闥下項幾斷女亦倚壁死蓋州兒詐母出調女女陽諾而使之閉門既躡其後殺之也又蔡烈女上元人少孤與祖母居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爲僧者來乞食挑之不從挾以刃女徒手搏之受傷十餘處罵不絶宛轉死竈下賊遁去官行驗忽來首伏官怪問故賊曰女拘我至此遂抵罪

陳諫妻李氏番禺人諫嘉靖十一年進士爲太平推官兩月卒其弟扶櫬歸李曰吾少嫠也豈可與叔萬里同

歸哉遂不食死

胡氏會稽人字同里沈袠將嫁而袠遘父鍊難二兄袞褒杖死塞上袠與兄襄竝逮繫宣府獄總督楊順逢嚴嵩意必欲置二子死搒掠數百令夜分具二子病狀會順爲給事中吳時來所劾就檻車去襄等乃得釋自是病嘔血扶父喪歸比服闋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袠卒胡哀哭不絕聲盡出奩具治喪事有他諷者斷髮剺面絕之終日一室中卽同産非時不見晩染疾家人將迎醫告其父曰寡婦之手豈可令他人視不藥而卒年五十一以襄子嗣

戴氏莆田人名清歸蔡本澄年甫十四居二年本澄以世籍戍遼東買妾代婦行戴父與約曰遼左天末五年不歸吾女當改嫁矣至期父語清如約泣不從獨居十有五年本澄歸生一子未晬父子相繼亡清哀毀幾絕父潛受吳氏聘清聞之曰人呼女蔡本澄婦耳何又云吳耶即往父家使絕婚吳訟之官令守節表曰寡婦清之門時莆又有歐茂仁妻胡氏守節嚴苦內外重之郡有獄久不斷人曰太守可問胡寡婦守乃過婦問之一言而決

胡氏鄞許元忱妻元忱爲徐祝師養子習巫祝事胡鄙

之勸夫改業且勸歸許宗未果而元忱疫死氏殯之許氏廬苫臥柩傍夜擁一刀臥里某求氏爲偶氏毁面截鬢髮斷左手三指流血淋漓某驚遁族婦尊行抱持之大慟因立應後者令子之氏服喪三年不浣不櫛畢葬乃爲子娶婦夫有弟少流移於外復爲返之許氏賴以復起

李氏郃陽安尚起妻尚起商河南病亡氏聞訃盡變產完夫債且置棺以待夫櫬歸跪告族黨曰煩舉二棺入壙閉戶將自縊鄰婦欲生之排闥曰爾尚有所逋何遽死氏啟門應曰然吾貲已盡奈何請復待一日乃紉屨

一雙往畀之曰得此足償矣歸家遂縊死

吳節婦無爲周凝貞妻凝貞卒婦年二十四毀容誓死不更適傭女工以奉孀姑姑老卧病齒毀弗能食婦絕其兒乳以乳姑冬月卧擁姑背以煖之宛轉牀席者三年姑卒哀毀骨立年七十五終又楊氏淸苑劉壽昌妻年十九夫卒誓死殉念姑病無依乃不死母家來迎以姑老不忍去側竟不歸寧閱三十年姑卒葬畢哀號夫墓曰妾今得相從地下矣遂絕粒家人問遺言曰姑服在身殮以布素遂瞑

徐亞長東莞徐添男女添男爲徐姓僕生亞長四歲而

死母以亞長還其主去而別適比長貞靜寡言笑居羣婢中凜然有難犯之色家童進旺欲私之不可亞長奉主命薙草豆田中進旺跡而迫之力拒獲免因哭曰聞郎君讀書有寡婦手爲人所引斧斷其手况我尚女也何以生爲遂投江死

蔣烈婦丹陽姜士進妻幼頴悟喜讀書弟文止方就外傅夜歸輒以餅餌啖之令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遂能文歸士進數年士進病瘵死婦屑金和酒飲之并飲鹽鹵其父數偵知奔救免不食者十二日父啟其齒飲之藥復不死禮部尚書寶士進從父也知婦嗜讀書

多置古圖史於其寢所令續劉向列女傳婦許諾家人備之益謹一日婦命於繐帳前掘坎埋大缸貯水笑謂家人吾將種白蓮於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於是日纂輯不懈書將成防者稍不戒則濡首缸中死矣爲文脫稿卽毀所存烈女傳及哭夫文四篇夢夫賦一篇皆文止竊而得之者御史聞於朝榜其門曰文章貞節初其兄見女能文以李易安朱淑眞比之輒嚬蹙曰易安更嫁而淑眞不慊其夫雖能文大節虧矣其幼時志操已如此

楊玉英建寧人涉獵書史善吟咏年十八許字官時中

時中有非意之獄父母改受他聘玉英聞之囑其婢曰
吾篋有佩囊布韈諸物異日以遺官官人婢弗悟諾之
於是竊入寢室自經死目不瞑時中聞訃具禮往祭以
手掩之遂瞑婢出所遺物付父母啟之得詩云崑山一
片玉既售與卞和和足苦被刖玉堅不可磨若再付他
人其如平生何又張蟬雲蒲城人許字俞檜萬曆中檜
被誣繫獄女聞可賄脫謀諸母欲貨妝奩助之母不可
曰汝未嫁何爲若此女方食卽以盌擲地恚不語入暮
自縊死
陳襄妻倪氏襄爲鄞諸生早卒婦年三十無子家貧力

女紅養姑有慕其姿者遣媒白姑婦煎沸湯自潰其面左目爆出又以烟煤塗傷處遂成獰惡狀媒過之驚走不敢復以聘告歷二十年姑壽七十餘卒婦哀慟不食死

彭氏安邱人幼字王枚臯未嫁枚臯卒誓不再適濰縣丁道平密囑其父欲娶之彭察知六日不食道平悔而止心敬女節烈後聞其疾革不起贈以棺彭語父曰可東葦埋我亟還丁氏棺地下欲見王枚臯也遂死又劉氏潁州劉梅女許聘李之本之本歿女泣血不食語父曰兒爲李郎服三年需弟稍長然後殉寄語翁且勿爲

郎置櫥遂盡去鉛華教弟讀書親正句讀越一年梅潛許田家女聞中夜開篋取李幣挑燈製衣衣之縊死知府謝詔臨其喪鄰里弔者如市田家亦具奠賻舉酒方酹柩前承灌瓦盆劃然而碎起高丈餘遶檐如蝶墜觀者震色

劉氏二孝女汝陽人父玉生七女家貧力田嘗至隴上歎曰生女不生男使我扶犂不輟其第四第六女聞之惻然誓不嫁著短衣代父耕作及父母相繼卒無力營葬二女即屋爲邱不離親側隆慶四年督學副使楊俊民知府史桂芳詣其舍請見二女年皆逾六十矣

黃氏江寧陳伯妻年十八歸伯父死母欲改節氏苦諫不從一日母來省女閉門不與相見母慙去後伯疾篤黃誓不獨生一日姑扶伯起坐黃熟視曰嗟乎病至此吾無望矣走竈下碎食器刺喉不殊以厨刀自刎死年二十一

邵氏丹陽大俠邵方家婢也方子儀令婢視之故相徐階高拱竝家居方以策干階階不用卽走謁拱爲營復相名傾中外萬曆初拱罷張居正屬巡撫張佳允捕殺方并逮儀儀甫三歲捕者以日暮未發閉方所居宅守之方女夫武進沈應奎義烈士負氣有力時爲諸生念

儀死邵氏絕將往救之而府推官與應奎善固邀飲夜分乃罷武進距方居五十里應奎踰城出夜半抵方家踰牆入婢方坐燈下抱儀泣曰安得沈郎來屬以此子應奎倉卒前婢立以儀授之頓首曰邵氏之祀在君矣此子生婢死無憾應奎匿儀去晨謁推官旦日捕者失儀繫婢毒掠終無言或言於守曰必應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寃哉應奎夜飲於余晨又謁余也會有爲方解者事乃寢婢撫其子以老

楊貞婦潼關衞人字郭恒萬曆初客遊湖南久不歸父議納他聘女不可斷髮自守家有巖壁穴牆居之垂槖

以通飲食如是者二十六年恆歸乃成禮又有倪氏歸
安人許聘陳敏敏從征傳爲已死踰五十載始歸倪守
志不嫁至是成婚年六十一矣
楊氏寧國饒鼎妻鼎以單衣溺死湖中楊招魂葬之課
二子成立冬不衣袷萬曆初年八十竟單衣入宅旁池
中端坐死
丁氏五河王序禮妻序禮弟序爵客外爲賊所殺其妻
郭氏懷孕未即殉及生子越月投繯死時丁氏適生女
泣謂序禮曰叔不幸客死嬸復殉棄孤不養責在君與
妾也妾初舉女後尚有期孤亡則斬叔之嗣且負嬸矣

遂棄女乳姪未幾序禮亦死竟無子女氏年方少撫姪長絶無怨悔

尢氏崑山貢生鏞女嫁諸生趙一鳳早死將殉之顧二子方襁褓爲彊食二子復殤慟曰可以從夫矣痛夫未葬卽營窀穸惡少年艷其色訾其目曰彼盼美而流烏能久也婦聞之夜取石灰手挼目血出立枯寘棺自隨夫葬畢卽自縊或解之乃觸石裂額趨卧棺中死

李氏王寵麟繼妻寵麟仕知府卒氏年二十餘哭泣不食經四十日疾革知族人利其資必以惡語傾前妻子預戒家人置已棺中勿封殮衆果蝟集譟孤殺母氏從

棺中言已知汝輩計必出此此也衆大慙而去然後瞑

孫氏甌寧人幼解經史字吳廷桂廷桂死孫欲奔喪家人止不得父爲命輿曰奔喪而輿可乎入夜徒步往挾納采雙金雀以見舅姑拜畢奠柩側遂不離次期必死吳家故貧所治棺取具而已好事者助以美櫝孫覩之曰木以美逾吾夫非禮矣卻之以棤櫝來乃許居期縊死書衣帶中云男毋附尸女毋啟衣

方孝女莆田人父瀾官儀制郎中卒京師女年十四無他兄弟與叔父扶櫬歸渡揚子江中流舟覆櫬浮女時居別舟皇遽呼救風濤洶怒人莫敢前女仰天大哭遂

赴水死經三日屍浮傍父櫬同泊南岸又有解孝女寧
陵人年十四同母浣衣母誤溺水女四顧無人號泣投
水俄兄紹武至泗而得之母女皆死女手挽母甚堅兄
救母久之復甦女手仍不解兄哭撫之曰母已生妹可
慰矣乃解

李氏東鄉何璇妻璇客死李有殊色父迫之嫁遂以簪
入耳中手自拳之至沒復拔出血濺如注姑覺呼家人
救則已死矣

項貞女秀水人國子生道亨女字吳江周應祁精女工
解琴瑟通列女傳事祖母及母極孝年十九聞周病瘵

卽持齋燃香燈禮佛默有所祝侍女輩竊聽微聞以身代語一日謂乳媼曰未嫁而夫亡當奈何曰未成婦改字無害女正容曰昔賢以一劍許人猶不忍負况身乎及訃聞父母秘其事然傳吳江人來女已喻祖母屬其母入視女留母坐色甚溫母釋然去夜伺諸婢熟睡獨起以素絲約髮衣內外悉易以縞而紉其下裳檢衣物當勞諸婢者名標之列諸牀上大書於几曰上告父母兒不得奉一日驩今爲周郎死矣遂自縊兩家父母從其志竟合葬焉

李氏壽昌人年十三受翁應兆聘應兆暴卒女盡取備

嫁衣飾焚之以身赴火爲父母救止乃赴翁家哀告舅姑乞立嗣復乞一小樓設夫位坐卧於旁奠食相對非姑不接面舅亡家落忍饑紡績以養姑未幾姑亦亡鄰火大起夜半達旦延百餘家鄰婦趨上樓勸之避婦曰此正我授命時也抱夫木主待焚須臾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玉亭縣君伊府宗室典柄女年二十四適楊仞不兩月仞卒號慟不食或勸以舅姑年老且有遺孕乃忍死襄事及生男家日落萬曆二十一年河南大饑宗祿久缺紡績三日不得一飡母子相持慟哭夜分夢神語曰汝

節行上聞於天當有以相助晨與母子述所夢皆符頗怪之其子日取屋後土作坯易粟其日掘土得錢數百自是每掘輒得錢一日舍傍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兩月餘官俸亦至人以爲苦節所感

馬節婦年十六歸平湖諸生劉濂十七而寡翁家甚貧利其再適必欲奪其志不與飲食百計挫之志益厲嘗閉門自經或救之則繫絕而墜於地死矣急解之漸蘇翁又陰納沈氏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持納沈舟婦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須臾風雨晝晦疾雷擊舟欲覆者數四沈懼乃旋舟還之事聞於縣縣令婦別居時

父兄盡歿無可歸假寓一學舍官贍之以老

王氏東莞葉其瑞妻其瑞貧操舟往來鄰境一月一歸婦紡績易食萬曆二十四年嶺南大饑民多鬻妻子其瑞將鬻婦博羅民家券成載其人俱來入門見氏羸甚問之不饘粥數日矣其瑞泣語之故且示之金婦笑而許之及舟發寶潭躍入潭中死兩岸觀者如堵皆謂水迅屍流無所底其瑞至從上流哭數聲屍忽湧出去所投處已逆流數十步矣

劉氏博平吳進學妻楊氏進性妻進學疫死既葬劉夜匍匐縊於墓所未幾進性亦疫死楊一慟幾絕姑議嫁

之楊曰我何以不如姒遂縊死
譚氏南海方存業妻生子三月夫亡悲號欲殉母及姑交止之且諷改適氏垂涕曰吾久不樂生特念姑與兒耳哽咽流涕不止二人不敢復言及子七歲遣就塾師先令拜姑微示付託意竊自喜曰吾今可以遂志矣一日媒氏至復勸改適氏愈憤中夜縊死又張氏臨清林與岐妻夫亡欲自縊舅姑慰之曰爾死如遺孤何氏以衣物倩乳媼育其子三月知子安乳媼遂不食死
李烈婦餘姚吳江妻年二十夫與舅俱卒家酷貧婦紡績養姑已恒凍餒有黃某者謀娶之賄夫族某使餌其

姑未卽從某乃陰與黃及父家約詭稱其母暴病肩輿來迎婦倉卒升輿旣及門非父家也姑亦尋至布几席速使成禮婦佯曰所以不欲嫁者爲姑老無依耳姑旣許復何言然妾自夫殁未嘗解帶今願一洗沐又問聘財幾何姑以數對曰亟懷之去姑在我卽從人殊赧顏也衆喜促姑行爲具湯湯至久不出闢戶視之則縊死矣其後崇禎十五年餘姚又有黃烈婦者金一龍妻夫早殁黃截指自誓立從子爲嗣與姑相依熊氏子欲娶之母黨利其財紿令還家間道送於熊黃知勢不可挽願搜括所有以償聘金不聽相持至夜深引刀自刎未

殞其姑聞之急趨視黃曰婦所以未卽死者欲姑一面耳今復何求遂刎喉以絕郡邑聞之斃熊氏子獄中

須烈婦吳縣人夫李死市兒悅其色爭欲娶之婦泣曰吾方送一夫旋迎一夫且利吾夫之死而妻我不猶殺我夫耶市兒乃糾黨聚謀將掠之婦驚奔母母懼不敢留返於姑姑懼如母投姊姊益不敢留婦泣而歸鄰人勸之曰若卽死誰旌若節者何自苦若此婦度終不免自經死

陳節婦安陸人適李姓早寡孑然一身歸父家守志坐卧小樓足不下樓者三十年臨終謂其婢曰吾死愼勿

以男子昇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樓聾之氣絕踰時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輩至此家人驚怖而下目乃瞑馬氏山陰劉晉嘯妻萬曆中晉嘯客死馬年二十許家無立錐伯氏有樓遂與母寄居其上以十指給養不下梯者數十年常用瓦盆貯新土以足附之鄰婦問故曰吾以服土氣耳年六十五卒

謝烈婦名玉華番禺曹世興妻世興爲馮氏塾師甫成婚即負笈往亡何病歸不能起婦誓不改適曹族之老嘉之議分祭田以贍或謂婦年方盛當俟襄事畢令歸寧婦佯諾及期駕輿欲行別諸姒多作訣語徐入室閉

戶以刀自斷其頸家人亟穴板入血流滿衣尚未絕見諸人入亟以左手從斷處探喉出之右手引刀一割乃瞑

張氏桐城李棟妻棟死無子張自經於牀母救之奮身起引斧斫左臂者三家人奪斧抑而坐之蓐間張瞶悶不語家人稍退張遽捹身出戶投於水水方氷以首觸穴入遂死邑又有烈婦王氏高文學妻文學死父道美來弔謂王曰無過哀事有三等在汝自爲之王輟泣問之父曰其一從夫地下爲烈次則氷霜以事翁姑爲節三則恒人事也王卽鍵戶絕粒不食越七日而死又有

戚家婦者寶應人甫合巹而夫暴歿婦哭之哀投門外汪中死後人名其死所爲戚家汪云

金氏通渭劉大俊妻年十九夫病風痺金扶浴温泉暴風雨山水陡發夫不能動令金急走金號泣堅持不肯舍竝溺死屍流數十里而出手猶挽夫不釋云又應山諸生王芳妻楊氏芳醉墜塘中氏赴水救之夫入水益深氏追深處偕死

王氏山陰沈伯夔妻議婚數年伯夔病癘手攣髮禿父母有他意女問沈郎病始何日父曰初許時固佳兒今乃病女曰旣許而病命也違命不祥竟歸之伯夔病且

憊王奉事無少怠居八年卒嗣其從子更出贅珥佐舅買妾更得子踰年舅姑相繼亡王獨撫二幼孤鬻手食之竝成立

李孝婦臨武人名中姑適江西桂廷鳳姑鄧患痰疾將不起婦涕泣憂悼聞有言乳肉可療者心識之一日煮藥爇香禱竈神自割一乳昏仆於地氣已絶廷鳳呼藥不至出視見血流滿地大驚呼救傾駭城市邑長佐皆詣其廬命亟治俄有僧踵門曰以室中蘄艾傅之卽愈如其言果甦比求僧不復見矣乃取乳和藥奉姑姑竟獲全又洪氏懷寧章崇雅妻崇雅早卒洪守志十年姑

許疾不能起洪剜乳肉爲羹而飲之獲愈餘肉投池中不令人知數日後羣鴨自水中銜出鳴噪迴翔小童獲以告姑姑起視之乳血猶淋漓也其夫兄崇古亦早亡姒朱氏誓死靡他妯娌相守五十年云倪氏興化陸鰲妻性純孝舅早世憫姑老朝夕侍寢處與夫睽異者十五年姑鼻患疽垂斃躬爲吮治不愈乃夜焚香告天割左臂肉以進姑啖之愈遠近稱孝婦

劉氏張能信妻太僕卿憲寵女工部尚書九德婦也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湯藥不離側及病劇舉刀刲臂侍婢驚持之舅聞囑醫言病不宜近腥膻力止之踰日竟刲

肉煮糜以進則姑已不能食乃大悔恨曰醫紿我使姑未鑒我心復刲肉寸許慟哭奠簀前將闔棺取所奠置棺中曰婦不獲復事我姑以此肉伴姑側猶身事姑也鄉人莫不稱其孝

明史卷三百二終

明史卷三百三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女三

徐貞女　劉氏
余氏　虞鳳娘
林貞女　王貞女
倪美玉　劉烈女
上海某氏　谷氏
白氏　高烈婦

于氏 臺氏　胡氏
王氏　劉孝女
崔氏　高陵李氏
烈婦柴氏　周氏 王氏
荆媧　宋氏
李氏陳氏　蘄水李氏 婢阿來
萬氏 王氏五烈婦 明倫堂女　陳氏
雞澤二李氏　姜氏
六安女　石氏女 謝氏
莊氏　馮氏

唐烈妻陳氏 劉氏　唐氏 顏氏

盧氏　于氏 蕭氏 楊氏

仲氏女　何氏

趙氏　倪氏 王氏 韓氏

邵氏 李氏　江氏

楊氏　張氏

石氏 王氏等　郭氏

姚氏　朱氏 徐氏女

定州李氏　胡敬妻姚氏

熊氏　邱氏 乾氏 黃氏

洗馬畈婦　向氏
雷氏　商州邵氏
呂氏　曲周邵氏
王氏　吳之瑞妻張氏
韓鼎允妻劉氏　江都程氏六烈
江都張氏蘭氏等　張秉純妻劉氏
陶氏　田氏
和州王氏　方氏
陸氏子道弘妻　于氏
項淑美王氏　甬上四烈婦

夏氏

徐貞女宣城人少字施之濟年十五里豪湯一泰艶之倚從子祭酒賓尹强委禽焉女父子仁不受夜趣施舁女歸一泰恚甚脅有司攝施婦欲庭奪以歸先使人捽之濟父子及媒妁數人毆之府門有司莫能制徐氏被攝候理次城東旅舍愳不免夜伺人靜投池中死衣上下縫紉不見寸體觀者皆泣下共舁古廟盛夏鬱蒸蠅不敢近郡守張德明臨視立祠城東祀之

劉氏京師人有松江人戍邊者詐稱無妻娶劉旣而遇赦歸給劉曰吾暫歸省久之不復至劉抵松訪之夫拒

不納劉哭曰良人棄我我將安歸乃翦髮爲尼行乞市上人多憐而周之劉置一棺夜臥棺中數十年鄰火起劉入棺呼曰乞與闔棺以畢吾事遂焚死

余氏黃岡宋棠妾棠妻劉舉子女各一人余無所出及棠卒劉他適妾辛勤育之日事紡績非丙夜不休壼政嚴肅親屬莫敢窺其門踰二十年忽謂子女曰吾命將盡不能終視若輩惟望若輩爲上流人爾越數日無疾而逝

虞鳳娘義烏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懇其父欲聘爲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郎

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絕口不言自經死

林貞女侯官人父舜道官參政女幼許長樂副都御史陳省子長源既納幣長源卒女蓬首削脂澤稱疾臥牀哭無聲而神傷或謂未成婦何自苦答曰予名氏歲月飾而櫝之以歸陳忍自昧哉固請於父欲赴陳喪父爲達其意陳父答曰以凶歸所不忍以好歸疇與主之姑俟喪除女大悲咤曰是欲緩之覬奪吾志也遂不食積七日嘔血死

王貞女崑山人太僕卿宇之孫諸生述之女字侍郎顧章志孫同吉未幾同吉卒女即去飾白衣至父母前不

言亦不泣若促駕行者父母有難色使媼告其舅姑舅姑掃庭內待之女既至拜柩而不哭斂容見舅姑有終焉之意姑含淚曰兒不幸早亡奈何累新婦女聞姑稱新婦泪簌簌下遂留執婦道不去早晚跪奠柩前視姑眠食外輒自屏一室雖至戚遣女奴候視皆謝絕曰吾義不見門以外人後姑病女服勤晝夜不懈及病劇女入候牀前出視藥竈往來再三若有所為羣婢窺之而莫得其迹姑既進藥則睡覺而病立間呼女曰向飲我者何藥乃速愈如是欲執其手勞之女縮手有難進之狀姑怪起視已斷一指煑藥中矣姑歎曰吾以天奪吾

子常憂老無所倚今婦不惜支體以療吾疾豈不勝有
子耶流涕久之人皆稱貞孝女云
倪美玉年十八歸董緒緒居喪過毀得疾謂妻曰吾無
兄弟又無子吾死父母祀絕矣當以吾屋爲小宗祠置
祀田數畝小宗人遞主之春秋享祀吾父母獲與焉吾
無憾矣汝必以此意告我叔父而行之緒卒倪立從子
爲後治喪畢攜其女及田二十畝囑其姒曰以此累姆
及夫叔父自外郡至泣拜致夫命叔父如其言事竣婦
出拜謝卽入室臥不食居數日沐浴整衣曰亡夫召我
矣舉手別父母親屬而逝年二十二

劉烈女錢塘人少字吳嘉諫鄰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父母共執之將訟官張之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人取財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賊汚我名不可活矣我當訴帝求直耳卽自縊盛暑待驗暴日下無尸氣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徐察之知其誣也伏尸大慟女目忽開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張延訟師丁二執前說女傅魂於二曰若以筆汚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岸土裂崩數十丈人以爲女寃所致有司遂杖殺阿官及從子

上海某氏既嫁夫患瘋癩舅姑謀奪以妻少子婦覺密

告其夫夫泣遣之歸寧婦潛製殮具夫既死舅姑不以告不闔棺露置水濱以俗忌惡疾也婦聞盂飯瀹雞偕幼妹至棺所抱屍浴之斂以衣衾闔棺設祭祭畢與妹訣以巾幕面投水死

谷氏餘姚史茂妻父以茂有文學贅之於家數日鄰人宋思徵責於父見氏美遂指逋錢爲聘物訟之官知縣馬從龍察其誣杖遣之及谷下階茂將扶以行谷故未嘗出閨閣見隸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已慚發頳推茂遠之從龍望見以谷意不屬茂也立改判歸思思卽率衆擁輿中而去谷母隨之至思舍谷呼號求速死斷髮屬

母遺茂思族婦十餘人環相勸慰不可解乘間縊死從

龍聞之大驚捕思思亡去茂感妻義終身不娶

白氏清澗惠道昌妻年十八夫亡懷娠六月欲以死殉

衆諭之曰胡不少待舉子以延夫嗣氏泣曰非不念良

人無後但心痛不能須臾緩耳七日不食而死

高烈婦博平諸生賈垓妻垓卒氏自計曰死節易守節

難況當兵亂之際吾寧爲其易者執姑手泣曰婦不能

奉事舅姑反遺孤孫爲累然婦殉夫爲得正勿過痛也

遂縊

于氏潁州鄧任妻任病家貧藥餌不給氏礬嫁笥救之

閱六月病革氏聘簪二綰一於夫髮自綰其一撫任頸
哽咽曰妾必不負君納指任口中令齧爲信任歿三日
縊死州又有臺氏諸生張雲鵬妻夫病氏單衣蔬食禱
天願代割臂爲糜以進夫病危許以身殉訂期三日夫
付紅帨爲訣氏號泣受之越三日結所授帨就縊侍婢
救不死恨曰何物奴敗我事令我負三日約自是水漿
不入口舉聲一號熱血迸流至七日頓足曰遲矣郎得
毋疑我母偶出櫛沐扃戶縊死
胡氏諸城人遂平知縣麗明孫女也年十七歸諸生李
敬中生一女而夫卒初哭踊甚哀比三日不哭盥櫛拜

舅姑堂下家人怪之從容答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將從死者地下不得復事舅姑幸强飯自愛他日叔有子爲亡人立嗣歲時奠麥飯足矣姑及其母泣止之不可乃焚香告柩前顧家人曰洗含汝等親之不可近男子遂入戸自經母與姑槌門痛哭疾呼終不顧而死

王氏淄川成象妻夫死痛哭三日唇焦齒黑父不忍予之水謝勿飲又三日氣息漸微强起語父曰翁姑未葬夫亦露殯柰何父許任其事氏就枕叩頭而瞑年十七

劉孝女京師人父蘭卒矢志不嫁以養其母崇禎元年年四十六矣母病歿女遂絕粒殉之

崔氏香河王錫田妻崇禎二年城破氏與衆訣曰我義
不受辱涕泣乳其女將自縊家人力持不得遂兵及門
衆俱奔氏倉皇縊於戶後恐賊見其貌或解之也
高陵李氏鎮撫劉光燦妻夫殁勵志苦守崇禎四年賊
陷高陵年七十九其家掖之走曰未亡人棄先夫室何
往語未已賊露刃入卽取刃自刺流血淋漓賊壯其烈
與飲食怒不受以盌擊賊罵曰吾忍死四十九年今啜
賊食耶遂遇害
烈婦柴氏夏縣孫貞妻崇禎四年夫婦避賊山中賊搜
山見氏悅之執其手氏以口齧肉棄之曰賊汚吾手繼

扳其肱又以口齧肉棄之曰賊汚吾肱賊捨之去氏罵不絕聲還殺之

周氏新城王永命妻登州都督遇吉兒女也幼通孝經列女傳崇禎五年叛將耿仲明李九成等據登州反縱兵淫掠一小校將辱之氏紿之去即投繯死明日賊至怒其誑已支解之事平永命偵賊所在擊斬之以其首祭墓時蓬萊浦延禧妻王氏年二十守節撫孤九成叛城陷叔允章至其家問所向答曰兒豈向患難中求活時有麻索在牀頭叔以手振之曰欲決計於此乎氏首肯從容就縊

荆媧陝西淳化人姓高氏兄起鳳邑諸生崇禎五年流賊掠繼母秦氏及荆媧去起鳳馳赴賊營請贖賊索二馬起鳳傾貲得一馬予之賊止還其母起鳳與妹訣曰我去汝即死賊令勸妹從已且欲留爲書記起鳳大罵不從被殺百計脅荆媧大罵求死賊悅其色割髮裂衣以恐之媧益罵不已賊乃殺之年甫十六巡按吳甡上其事兄妹皆旌

陳丹餘妻宋氏丹餘爲鄖陽諸生崇禎六年賊至被掠并執其女迫令入空室前有古槐母女抱樹立罵曰吾母子死白日下豈受汚暗室中大罵不行賊斷其手益

大罵俱被害
黃日芳妾李氏陳氏日芳知霍邱縣崇禎八年齎計簿入郡流賊突至圍城二人相謂曰主君未還城必不守我兩人獨有一死耳密縫內外衣甚固城陷南望再拜攜赴藏天澗死越三日日芳至號哭澗側兩屍應聲浮出顏色如生手尚相援
蘄水李氏諸生何之旦妻流賊至蘄執而逼之去不從則衆挾之李罵益厲囓賊求死賊怒刺之創徧體未嘗有懼色賊斷其頸死從婢阿來抱李幼女守哭賊奪女將殺之不與伏地以身庇之刺數十創婢女俱死

萬氏和州儒士姚守中妻泉州知府慶女孫也生六子皆有室崇禎八年流賊陷其城慟哭孀姑前命諸婦曰我等女子也誓必死節諸子環泣急麾之曰汝輩男子當圖存宗祀何泣焉長子承舜泣曰兒讀書惟識忠孝字耳願爲厲鬼殺賊何忍母獨死遂負母投於塘諸婦女孫相隨死者十數人僅存子希舜求其屍共聚塘坳無一相離者流賊陷和州王氏一時五烈婦王用賓妻尹氏用賢妻杜氏用聘妻曾氏用極妻戴氏又王氏艮器女劉臺妻也五人同匿城西別墅誓偕死及賊登陴呼聲震地五人相持泣曰亟死亟死毋汚賊刃結繯繯

斷適用賢所佩劍挂壁上杜趨拔之爭磨以刭次第死州又有女失其姓與諸婦共匿明倫堂後其四人已爲賊執用帛牽之獨此女不肯就執多方迫之不得四婦勸之泣曰我處女也可同男子去耶以頭搶地賊搴其足而曳之女大罵賊怒一手搴足以刀從下劈之體裂爲四

陳氏涇陽王生妻有子方晬生疾將死以遺孩屬陳陳曰吾當生死以之流賊至陳抱子避樓上賊燒樓陳從樓簷跳下不死賊覘其色麗挾之馬上陳躍身墜地者再最後以索縛之行數里陳力斷所繫索并鞍墜焉賊

知不可奪乃殺之賊退家人收其屍子呱呱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

雞澤二李氏一同邑田蘊璽妻遇亂蘊璽兄弟被殺李抱女同姒王抱男而逃王足創難行令李速去李曰艮人兄弟俱死當存此子以留田氏後遂棄己女抱其子赴城得無恙一嫁曲周郭某遭亂舉家走匿翁姑旋被殺李攜幼男及夫弟方七歲者共逃力罷不能俱全或教之舍叔而抱男李曰翁姑死矣叔豈再得乎子雖難捨然吾夫在外或未死尚可期也竟棄男負叔而走

宋德成妻姜氏臨清人德成知贊皇縣寇入署姜投井

賊出之逼令食罵曰待官兵勦汝醢爲脯吾當食之以簪自剔一目示賊曰吾廢人也速殺爲幸賊怒殺之

六安女失其姓崇禎中流賊入境見其美將犯之以帕蒙其頭輒壞之曰毋汚我髮被以錦衣又擲之曰毋汚吾身强擁諸馬上復投地大罵請死賊怒刃之旣而歎曰眞烈女

石氏女失其邑里隨父守仁寓五河崇禎十年流賊突至執欲汚之女抱槐樹厲聲罵賊賊使數人牽之不解斮其兩手罵如初又斷其足愈罵不絕痛仆地佯死賊就褫其衣女以口齧賊指斷其三含血升許噴賊乃瞋

賊擁薪焚之厥後所焚地血痕耿耿遇雨則燥暘則濕

村人駭異掘去之色亦入土三尺許又當塗舉人吳昌

祚妻謝氏爲亂卒所掠謝以手抱樹大罵不止卒怒斷

其附樹之指復拾斷指擲卒面卒磔殺之

周彥敬妻莊氏彥敬棲霞知縣氏讀書知大義亂起鄉

人悉竄山穴中莊以男女無别有難色彥敬强之曰不

入且見殺莊曰無禮不如死君疑我難死乎即引刀自

裁彥敬感其義終身不復娶

梁凝禧妻馮氏凝禧隨州諸生崇禎十年聞賊警夫婦

買舟避難行至西河賊追急登岸奔魏家砦夫婦要同

死氏訣凝禧曰同死固甘但君尚無子老母在堂幸速逃明早可於此地尋我凝禧遂逃次早果得屍於分手處

唐烈妻陳氏烈孝感諸生崇禎十年從夫避難山砦賊突至夫與子俱奔散陳獨行山谷間砦人曰非唐氏嫗乎事迫矣可急入保陳問夫與子至未曰未也陳泣曰我煢煢一婦人靡因而至諸君雖憐而生我我何面目安茲土耶夫存亡未知依人以生不貞棄夫之難不義失貞與義何以爲人吾其行也卒不入已賊至逼去不從大罵死又劉氏懷寧人應天府丞顏素之孫婦也崇

禎末亂兵焚掠江市其舅與夫先在南京劉子身出避倉皇無所之見男婦雜走登舟慨然曰吾儕婦人保姆不在義不出帷敢亂群乎遂投江死

唐氏廣濟潘龍躍妻崇禎十三年避賊靈果山賊至加刃龍躍頸索錢唐跪泣乞以身代夫不許女巽跪泣乞以身代父不許唐知夫不免投於塘女從之賊愴然釋其夫又顏氏長樂諸生黃應運妻城陷兵至其家欲殺應運生母詹氏顏泣訴願身代及顏方受刃妾曾又奔號曰此我主母無所出願殺我以全其命卒感其義兩釋之

潁州盧氏王瀚妻家貧春織終歲崇禎十四年大饑夫患疫氏語夫曰君死我當從及夫死時溽暑氏求親戚歛錢以葬曰我當死但酷熱無衣棺恐更爲親戚累遲之秋爽耳聞者咍之及秋盡糶其新穀置粗布衣餘買酒蔬祀夫墓歸至家市棃數十進姑并貽妯娌語人曰我可死矣夜半自縊

于氏汝州張鐸妻崇禎十四年賊破城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曷若先出擊賊殺賊而斃不失爲義烈鬼於是執梃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爲所踣羣賊怒攢刺之皆死蕭氏萬安賴南叔妻夫早喪無子遺一女

寇大起築室與女共居盜突至率女持利刃遮門詈曰昔寧化曾氏婦立砦殺賊汝謂我刃不利邪犯我必殺汝賊怒縱火焚之二人咸燼又楊氏安定舉人張國紘妾崇禎十六年賊賀錦攻城急國紘與守者議丁壯登陴女子運石楊先倡城中女子從之須臾四城皆徧及城陷楊死譙樓旁事定家人獲其屍兩手猶抱石不脫

仲氏女湖州人隨父賈漢陽崇禎中漢陽陷從羣婦將出城賊守門者止之有頭賊大肆淫掠見女美執之女嵍面披髮大罵賊具馬命二賊挾之上連墜傷額終不肯往賊露刃迫之曰身往何如頭往笑曰頭往善遂被

害

鄺抱義妻何氏抱義臨武諸生崇禎末氏爲賊所執乃垢面蓬髮紿以病疫賊懼釋之及賊退家人咸喜何泣曰平昔謁拜伯叔猶赧顏汗發今匿身不固以面目對賊牽臂引裾雖免汚辱何以爲人竟忿恚不食死

湯祖契妻趙氏祖契雎州諸生氏知書有志節崇禎十五年賊陷太康將抵雎氏語家人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有死耳及城破屬祖契負其母以逃而已闔戶自經家人解之投井復爲家人所阻怒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至環刃相向牽之出厲聲

訶賊遂遇害

蕭來鳳妻倪氏來鳳商城貢生慷慨有大節賊逼受職不屈死倪自經從之又有宋愈亨深澤舉人寇至投井死妻王氏曰夫既如此吾敢相負媳韓生男甫六日願從死相對縊

邵氏鄒縣張一桂妻同妾李氏遇賊欲迫李行邵罵曰亡夫以妾託我我豈令受賊辱賊怒殺之李知不免紿曰我有簪珥埋後園井旁賊隨李發之至則曰主母爲我死我豈獨生卽投井賊下井扶之李披髮破面罵不已扭其衣欲令併死井底吽聲若雷賊知不可強乃刃之

宗允芳妻江氏魯山人子麟祥進士流賊之亂江與麟祥妻袁氏率孫女孫婦九人登樓俱懸於梁視其已死乃引刀自剄

曹復彬妻楊氏復彬江都諸生城破復彬創仆地楊匿破屋中長女蒨文年十四趣母決訃次女蒨紅年十二請更衣死楊止之復彬執不可乃爲三繯次第而縊

梁以樟妻張氏大興人以樟知商邱縣崇禎十五年流賊圍商邱急積薪樓下集婢女其上俱令就縊謂子孌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乳媪匿民家自縊死家人舉火諸屍俱燼

鄭完我母石氏甘州衛人完我南陽府同知旣之官妻王氏奉石家居崇禎十六年賊圍甘州石預戒家人積薪室中及城陷攜王及一孫女縱火自焚寇退出屍灰燼間姑媳牽挽不釋手女距三尺許覆以甕啓視色如生

郭氏長治宋體道妻崇禎十五年任國琦作亂同居諸婦皆羅跪呼郭不出獨匿垝垣賊怒詰其不跪瞪目厲聲曰我跪亦死不跪亦死已安排不活矣賊加數刃迄死罵不絶口

姚氏桐城人湘潭知縣之騏女諸生吳道震妻年十九

夫亡以子德堅在襁褓忍死撫之越二十六年至崇禎末流賊掠桐城兄孫林奉母避潛山氏偕行賊奄至孫林格鬬死德堅負氏逃氏曰事急矣汝書生焉能負我遠行倘賊追及即俱死汝不能全母顧反絶父祀乎叱之去德堅泣弗忍氏推之墜層厓下須臾賊至叱曰出金可免氏曰我流離遠道安得有金賊令解衣驗之罵曰何物賊奴敢作此語賊怒刃交下死

朱氏無爲人徐畢璋妻年十七歸璋璋有妹名京年十五未字崇禎十五年流賊破城朱方懷孕奔井邊謂京曰吾娠在懷井口狹可推而納之京曰唯納畢即哭呼

曰父母安在乎吾件嫂死矣一躍而入

李氏定州人廣平教授元薦女歸同里郝生崇禎十六年州被兵生將奉親避山中留李與二子居其母家生控馬將發李哭拜馬前指庭中井訣曰若有變卽潔身此中以衣袂爲識旁有白線一行者卽我也比城破藏二子他所入井死兵退生出其屍顏色如生

胡敬妻姚氏敬孝感貢生流賊陷孝感姚乘舟避難南湖欷歔不已鄰舟婦解之曰賊入黃從未殺人何畏也姚曰我非畏殺畏其不殺耳聞賊將入湖歎曰賊至而死辱矣遂攜二女僮投水死

熊氏武昌李盡臣妻大名知縣正南女盡臣父周華官贛州知府盡臣從父之任留婦於家崇禎十六年武昌陷婦匿林藪中爲賊所得奪刀自刎賊去鄰嫗救活之明年李自成率殘卒南奔婦隻身竄山谷有胡姓者欲爲子娶之婦曰吾頸可斷汝不聞前事乎已盡臣自江西歸遇賊被殺婦慟三日自縊死

邱氏孝感劉應景妻崇禎末爲賊所執逼從不可賊曰刃汝邱曰得死爲幸賊注油滿甕漬其衣語同類曰此婦倔彊將爇之邱哂曰若謂死溺死焚死刃有間乎官兵旦夕至若求如我得哉賊怒束於木焚之火熾罵不

絕口同邑乾氏年十七歸高文煥文煥卒無子拔刀自裁母及姑救之越三日復甦自是斷葷日不再食崇禎十六年聞賊陷德安將及孝感從子高騫將扶避山砦氏曰吾老矣豈復出門求活行吾四十年前之志可也投後園池中死邑又有黃氏張挺然妻崇禎末賊帥白旺陷德安授挺然僞掌旅黃泣止之不聽賊令挺然取婦爲質黃攜十歲兒匿青山砦挺然誘以利劫以兵且使親戚招之皆不應已而破砦焚己居以窮黃黃匿愈深竟不可得挺然寄兒金簪兒以綰髮黃怒拔棄之曰何爲以賊物汚首久之賊敗挺然走死襄陽黃耕織以

撫其子鄉人義之

蘄水洗馬畈某氏爲賊所執不從賊刃其腹一手抱嬰兒一手捧腹使氣不即盡以待夫夫至付兒放手而斃

向氏黃陂人年十八歸王旦士未久賊陷黃陂被執賊持刃迫之氏罵不絕口賊指衆曰若非汝父母即舅姑兄弟必盡殺而後及汝氏曰我義不辱與家人何與奪刃自刎賊怒立磔之

劉長庚妾雷氏長庚爲同州諸生賊陷潼關將及州長庚拜家廟召妻及二子曰汝年長且有子當逃召雷及所生女曰汝年少當從吾死雷曰妾志也長庚攜酒登

樓謂妾曰汝平日不飲今當共醉妾欣然引滿長庚且
飲且歌夜半徧題四壁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對曰請
先之奪刀自刎長庚乃解所繫條縊於梁女方七歲橫
刀於壁以頸就之而死
邵氏商州人布政使可立女侍郎雒南薛國用子匡倫
妻也流賊將至避之母家商州陷賊驅使執爨罵曰吾
大家女嫁大臣子肯爲狗賊作飯耶賊怒斫其足罵益
厲斷舌寸磔之
關陳諫妻呂氏陳諫雲夢諸生族有安氏者殉其夫關
坤呂每談及輒感慨欷歔曰婦人義當如是崇禎末寇

陷鄰郡呂謂夫曰賊焰方張不如早爲之所取魚網結其體甚固俄寇至俾縫衣呂投剪破賊面罵曰賊敢辱我鍼黹乎手可斷衣不可縫賊怒磔之投於水

邵氏曲周李純盛妻寇至姑姊妹俱避地洞中邵爲寇所得問洞所在紿之行寇喜隨之徑往井傍投井死洞中五十餘人俱獲免

王氏宛平劉應龍妻年十六嫁應龍家貧以女紅養舅姑應龍父子相繼亡王事姑撫子閱二十年賊陷都城泣拜其姑曰留長孫奉事祖母婦死已決遂攜幼子投井死

吳之瑞妻張氏之瑞宿松諸生福王時城陷軍士欲汚之張恐禍及夫與子紿曰此吾家塾師攜其子在此吾醜之若遣去則惟命夫與二子去已遠張乃厲聲唾罵撞石死

韓鼎允妻劉氏鼎允爲懷寧諸生福王時城潰舅姑雙柩殯於堂劉守不去賊欲剖棺劉抱棺號哭賊釋之一女年十三賊欲縱火而數盼其女劉紿之曰苟不驚先柩女非所惜也賊喜投炬攜女去劉送女目門外池示之女卽投池死賊怒刃劉劉罵不絕口死

江都程氏六烈程煜節者江都諸生也其祖姑有適林

者其姑有適李者其叔母曰劉氏鄒氏胡氏而煜節之妹曰程娥未字城被圍與劉約俱死各以大帶置袖中城破女理髮更衣再拜別其母遂縊死劉有女甫一歲啼甚慘劉乳之復以糕餌一器置女側乃死鄒與胡亦同死適林者投井死適李者遭掠紿卒至井旁大罵投井死時稱一門六烈

張氏江都史著馨妻年二十六夫亡及城陷撫其子泣曰嚮也撫孤爲難今也全節爲大兒其善圖吾不能顧矣遂赴水死又蘭氏孫道升繼妻其前妻女曰四蘭所生女曰七皆嫁古氏次曰存孫女曰巽皆未嫁其弟道

乾道新並先卒道乾妻王氏子天麟妻丁氏道新妻古氏其從弟子啓先妻董氏江都之圍諸婦女各手一刃一繩自隨城破巽先縊死蘭時五十四引繩自縊死王氏丁氏投舍後汪中死古氏亦五十四守節三十年頭盡白投井死有女嫁於吳生女曰眘方八歲適在外家從死於井董氏以帶繫門樞縊死存病足力疾投井死董氏之娣有祖母曰陳氏方寄居與董氏同處亦自縊死四與七同縊於牀死同時有張廷鉉者妻薛氏城破自縊死廷鉉之妹曰五遇卒鞭撻使從已大呼曰殺即殺何鞭爲遂殺死

張秉純妻劉氏秉純和州諸生家故貧氏操井臼處之怡然國亡秉純絶粒死氏一勺水不入口閱十有六日肌骨銷鑠命子扶至柩前祭拜痛哭而絶

陶氏當塗孫士毅妻守節十年南都覆爲卒所掠縛其手介刃於兩指之閒曰從我則完否則裂陶曰義不以身辱速盡爲惠兵不忍殺稍創其指血流竟手曰從乎曰不從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陶母奔護亦被殺

田氏儀眞李鐵匠妻姿甚美高傑步卒掠江上執犯之田以死拒挾馬上至城南小橋馬不能渡田紿卒牽衣

行覩中流急湍曳二卒赴水並溺死

王氏和州諸生張佋顏妻南都不守劉良佐部卒肆掠氏同母匿朝陽洞卒攻洞急氏以子付母曰賊勢洶洶我少婦即苟免何面目回夫家此張氏一綫善撫之言訖挺身跳洞外洞高數十仞亂石巉巖若鋒刃碎身死焉

方氏桐城錢秉鐙妻避寇寓南都歲祲饘粥不給以女紅易米食其夫已與婢僕雜食糠粃客過潔茗治饌取諸簪珥與秉鐙遊者未嘗知其貧也秉鐙與阮大鋮同里有隙避吳中方挈子女追尋得之已而吳中亦亂方

知不免乃密紉上下服抱女赴水死

陸氏嘉定黃應爵妻少喪夫家貧紡績自給踰三十年甫歿嘉定城破子道弘妻亡其姓持二女倉卒欲赴井長女曰若使母先投必戀念吾二女不如先之乃挽妹亟入道弘妻繼之並溺死

于氏丹陽荆淼妻淼父大澈爲亂兵所殺于聞變知不免謂淼曰請先殺妾淼不忍怒曰君不自殺欲留爲亂兵汚耶淼慟哭從之

項淑美淳安人適方希文希文好蓄書杭州不守大帥方國安潰兵掠江滸數百里無寧宇希文避山間載書

以往會幼子病疹希文出延醫淑美與一嫗一婢處是夕亂兵突至縱火肆掠婢挽淑美衣欲與俱出正色叱曰出則死於兵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不辱時嫗已先去見火熾復入呼曰火至柰何弗出淑美不應急取書堆左右高與身等坐其中須臾火迫書盡焚遂死賊退希文歸則餘燼旋而成堆若護其骨者一慟灰即散乃收骨瘞先兆先是有慈谿王氏歸同里方姓甫逾月火起延及其屋夫適他出氏堅坐小樓不下遂被焚骸骨俱燼惟心獨存夫歸捧之長號未頃卽化

甬上四烈婦錢塘張氏鄞縣舉人楊文瓚妻國變後文

瓚與兄文琦友華夏屠獻宸俱坐死張𥫢箴聯其首棺殮畢卽盛服題絶命詩徧拜族戚吞腦子不死以佩帶自縊而卒文琦妻沈氏亦自縊夏繼妻陸氏結帨於梁引頸就縊身肥重帨絶墮地時炎暑流汗沾衣乃坐而搖扇謂其人曰余且一涼旣復取帨結之而盡有司聞楊華三婦之縊遣丐婦四人至獻宸家防其妻朱氏甚嚴朱不得間陽爲歡笑以接之且時時誚三婦之徒自苦也數日防者稍懈因謂之曰我將一浴汝儕可暫屛丐婦聽之闔戶自盡時稱甬上四烈婦

夏氏黔國公沐天波侍女也沙定州之亂天波出走母

陳妻焦亦避外舍懼賊迫焦謂姑曰吾輩皆命婦可陷賊手乎舉火自焚死夏歸其母家獲免後天波自永昌還夏復歸府則已薙爲尼矣天波感其義俾佐內政及天波從亡緬甸夏遂自經時城中大亂死者載道屍爲烏犬所食血肉狼籍夏屍棄十餘日獨無犯者

明史卷三百三終

明史卷三百四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戸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宦官

明太祖旣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爲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鐫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卽日斥還鄉嘗用

杜安道爲御用監安道外臣也以鑷工侍帝數十年帷幄計議皆與知性縝密不泄過諸大臣前一揖不啓口而退太祖愛之然亡他寵異後遷出爲光祿寺卿有趙成者洪武八年以內侍使河州市馬其後以市馬出者又有司禮監慶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竊建文帝嗣位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及燕師逼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文皇以爲忠於已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卽位後遂多所委任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都督譚靑營有內官王安等又命馬

靖鎭甘肅馬騏鎭交阯十八年置東厰令刺事蓋明世
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鎭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
樂間始初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後宣宗設內書
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爲定制用是多
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數傳之後勢成積
重始於王振卒於魏忠賢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
雖間有賢者如懷恩李芳陳矩輩然利一而害百也今
摭其有關成敗者作宦官傳

鄭和 侯顯　金英 興安 范弘等

王振　曹吉祥 劉永誠

懷恩覃吉 汪直

梁芳錢能等 何鼎鄧原等

李廣 蔣琮

劉瑾 張永

谷大用魏彬等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强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

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港酋長帝大悅爵賞有差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許降而潛謀邀劫和大敗其衆禽祖義獻俘戮於都市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劫和舟和覘賊大衆既出國內虛率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禽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者聞之還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

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是時交阯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讋來者日多十年十一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剌其前僞王子蘇幹剌者方謀弑主自立怒和賜不及己率兵邀擊官軍和力戰追禽之喃渤利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賚諸將士有差十四年冬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十九年春復往明年八月還二十二年正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和齎敕印往賜之比還而成祖已晏駕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

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
朝貢於是和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
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眞臘舊港暹
羅古里滿剌加渤泥蘇門答剌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
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
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木
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剌天方
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
中國耗廢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
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

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和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侯顯者司禮少監帝聞烏思藏僧尚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乃命顯齎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元年四月奉使陸行數萬里至四年十二月始與其僧偕來詔駙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見奉天殿寵賚優渥儀仗鞍馬什器多以金銀爲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爲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天花甘露甘雨靑鳥靑獅白象白鶴及舍利祥

光連日畢見又聞梵唄天樂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
表賀學士胡廣等咸獻聖孝瑞應歌詩乃封哈立麻萬
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
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給印誥制如
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再宴奉天殿顯以奉
使勞擢太監十一年春復奉命賜西番尼八剌地湧塔
二國尼八剌王沙的新葛遣使隨顯入朝表貢方物詔
封國王賜誥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剌諸國復命
顯率舟師以行其國即東印度之地去中國絶遠其王
賽佛丁遣使貢麒麟及諸方物帝大悅錫予有加榜葛

剌之西有國曰沼納樸兒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國也侵榜葛剌賽佛丁告於朝十八年九月命顯往宣諭賜金幣遂罷兵宣德二年二月復使顯賜諸番徧歷烏斯藏必力工瓦靈藏思達藏諸國而還途遇寇劫督將士力戰多所斬獲還朝錄功陞賞者四百六十餘人顯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絶域勞績與鄭和亞

金英者宣宗朝司禮太監也親信用事宣德七年賜英及范弘免死詔辭極褒美英宗立與興安並貴幸及王振擅權英不敢與抗正統十四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獄因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

坐自是六年一審錄制皆如此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震郕王使英安等召廷臣問計侍讀徐珵倡議南遷安叱之令扶珵出大言曰敢言遷者斬遂入告太后勸郕王任于謙治戰守或曰叱珵者英也也先入寇至德勝門景帝敕安與李永昌同于謙石亨總理軍務永昌亦司禮近侍也景泰元年十一月英犯贓罪下獄論死帝令禁錮之終景帝世廢不用獨任安也先遣使議和請迎上皇廷議報使帝不懌令安出呼羣臣曰公等欲報使孰可者孰爲文天祥富弼詞色俱厲尚書王直面折之安語塞及遣都給事中李實往敕書不及迎上皇實

驚走白內閣遇安安復詬曰若奉黃紙詔行耳他何預及易儲人遂疑安預謀矣安有廉操且知于謙賢力護之或言帝任謙太過安曰爲國分憂如于公者寧有二人英宗復辟盡磔景帝所用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謂其與王竑構邪議易太子且與于謙王文謀立外藩於是給事御史皆言安與誠良等爲黨宜同罪帝宥之但奪職是時中官坐誅者甚衆安僅獲免云安佞佛臨歿遺命舂骨爲灰以供浮屠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樂中英國公張輔以交童之美秀者還選爲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與焉占對嫻雅成祖愛之教令讀書涉

經史善筆札侍仁宗東宮宣德初爲更名累遷司禮太監偕英受免死詔又偕英及御用太監王瑾同賜銀記正統時英宗眷弘嘗目之曰蓬萊吉士十四年從征殁於土木喪歸葬香山永安寺弘建也而王瑾至景泰時始卒瑾初名陳蕪宣宗爲皇太孫時朝夕給事及卽位賜姓名從征漢王高煦還參預四方兵事賞賚累巨萬數賜銀記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又賜以兩宮人官其養子王椿其受寵眷英弘莫逮也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營北京城池宮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正統時重

建三殿治楊村河並有功景泰中治張秋河道卒囊無十金阮浪至景帝時爲御用監少監英宗居南宮浪入侍賜鍍金繡袋及鍍金刀浪以贈門下皇城使王瑤錦衣衛指揮盧忠者險人也見瑤袋刀異常製醉瑤而竊之以告尚衣監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謀復位景帝下浪瑤詔獄忠證之浪瑤皆磔死詞終不及上皇英宗復辟磔忠及平而贈浪太監

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東宮爲局郎初太祖禁中官預政自永樂後漸加委寄然犯法輒置極典

宣宗時袁琦令阮巨隊等出外採辦事覺琦磔死巨隊等皆斬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誅之諸中官以是不敢肆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懽遂越金英等數人掌司禮監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而振得因以市權然是時太皇太后賢方委政內閣閣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憚之未敢逞至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榮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論死不出溥老病新閣臣馬愉曹鼐勢輕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麓川之師西南騷動侍講劉球因雷震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下球

獄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素不禮振振摭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至荷校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謫戍鐵嶺衛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奄振惡賤己同類下璟獄怒霸州知州張需禁飭牧馬校卒逮之並坐需舉主王鐸又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瑺於長安門所忤恨輒加罪謫內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帝方傾心嚮振嘗以先生呼之賜振敕極褒美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勛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賕賂輳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諂擢本部侍郎

兵部尚書徐晞等多至屈膝其從子山林至廕都督指
揮私黨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並肆行無忌久之搆釁
瓦剌振遂敗瓦剌者元裔也十四年其太師也先貢馬
振減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
親征廷臣交諫弗聽至宣府大風雨復有諫者振益虓
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進尚書鄺埜王佐忤振
意罰跪草中其黨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象諫振終弗
從八月己酉帝駐大同振益欲北鎮守太監郭敬以敵
勢告振始懼班師至雙寨雨甚振初議道紫荊關由蔚
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鄉稼復改道宣府軍士紆廻奔

走王戌始次土木瓦剌兵追至師大潰帝蒙塵振乃爲亂兵所殺敗報聞百官慟哭都御史陳鎰等廷奏振罪給事中王竑等立擊殺馬順及毛王二中官郕王命臠王山於市並振黨誅之振族無少長皆斬振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先是郭敬鎮大同歲造箭鏃數十甕以振命遺瓦剌瓦剌輒報以良馬及帝親征西寧侯宋瑛駙馬都尉井源爲前鋒遇敵陽和敬又撓使敗至是逃歸亦坐誅英宗復辟顧念振不置用太監劉恒言賜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賜祠曰精忠而振門下

曹吉祥復以奪門功有寵顓政

曹吉祥灤州人素依王振正統初征麓川爲監軍征兀良哈與成國公朱勇太監劉永誠分道又與寧陽侯陳懋等征鄧茂七於福建吉祥每出輒選達官跳盪卒隸帳下師還畜於家故家多藏甲景泰中分掌京營後與石亨結帥兵迎英宗復位遷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嗣子欽從子鉉鐸鏞等皆官都督欽進封昭武伯門下厮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進者權勢與石亨埒時並稱曹石二人惡言官有言共譖於帝命吏部尚書王翺察核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不及者調用於

是給事何玘等十三人改州判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改知縣會有風雷雨雹之變帝乃悟悉還其職未幾二人爭寵有隙御史楊瑄張鵬劾之吉祥乃復與亨合乘間愬帝帝爲下瑄等詔獄而逮治閣臣徐有貞李賢等事具賢傳承天門災帝命閣臣岳正草罪己詔詔語激切吉祥亨復愬正謗訕帝又謫正繇益張朝野仄目久之帝覺其奸意稍稍疑及李賢力言奪門非是始大悟疏吉祥無何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諸達官恐吉祥敗而己隨黜退也皆願盡力效死欽問客馮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

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天順五年七月欽私掠家人曹福來爲言官所劾帝令錦衣指揮逯杲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謀遂決是時甘涼告警帝命懷寧侯孫鏜西征未發吉祥使其黨掌欽天監太常少卿湯序擇是月庚子昧爽欽擁兵入而已以禁軍應之謀定欽召諸達官夜飲是夜鏜及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趣鏜由長安右門隙投疏入帝急縶吉祥於內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門閉弗啓欽知亮逸中夜馳往逯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東朝房以杲頭示

賢曰杲激我也又殺都御史寇深於西朝房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壖甎石塞諸門賊往來叫呼門外鏜遣二子急召西征軍擊欽於東長安門欽走攻東安門道殺瑾復縱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熾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鏜勒兵逐欽斬鉉鏞鏜子軏斫欽中膊欽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遂殺鐸盡屠其家越三日磔吉祥於市湯序馮益及吉祥姻黨皆伏誅馬亮以告反者授都督英宗始任王振繼任吉祥凡兩致禍亂其他宦者若跛兒干亦失哈喜寧韋力轉

牛玉之屬率兇狡土木之敗跛兒干喜寧皆降敵跛兒干助敵反攻射內使黎定旣又爲敵使至京有所需索景帝執而誅之喜寧數爲也先畫策索賞賜導入邊寇掠上皇患之言於也先使寧還京索禮物而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邊臣至獨石參將楊俊禽寧送京師景泰元年三月磔於市亦失哈鎭遼東敵犯廣寧亦失哈禁官軍勿出擊百戶施帶兒降敵爲脫脫不花通於亦失哈正統十四年冬帶兒逃歸巡按御史劉孜並劾亦失哈及他不法事景帝命誅帶兒而置亦失哈不問韋力轉者性淫毒鎭守大同多過惡銜軍妻不與宿杖死其

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殺養子天順元年工部侍郎霍瑄發力轉僭用金器若王者及强娶所部女爲妾諸不法事帝怒執之下錦衣衛獄既而宥之牛玉事詳吳廢后傳其與吉祥分道征兀良哈者劉永誠永樂時嘗爲偏將累從北征宣德正統中再擊兀良哈後監鎭甘凉戰沙漠有功景泰末掌團營英宗復辟勒兵從官其嗣子聚成化中永誠始卒

懷恩高密人兵部侍郎戴綸族弟也宣宗殺綸并籍恩父太僕卿希文家恩方幼被宫爲小黃門賜名懷恩憲宗朝掌司禮監時汪直理西廠梁芳韋興等用事恩班

在前性忠鯁無所撓諸奄咸敬憚之員外郎林俊論芳
及僧繼曉下獄帝欲誅之恩固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
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之出恩遣人告鎭撫司
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徑歸稱疾不起帝
怒解遣醫視恩卒釋俊會星變罷諸傳奉官御馬監王
敏請留馬房傳奉者帝許之敏謁恩恩大罵曰星變專
爲我曹壞國政故今甫欲正之又爲汝壞天雷擊汝矣
敏愧恨遂死進寶石者章瑾求爲錦衣衛鎭撫恩不可
曰鎭撫掌詔獄奈何以賄進當是時尚書王恕以直諫
名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憲宗末惑萬貴妃言

欲易太子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孝宗立召歸仍掌司禮監力勸帝逐萬安用王恕一時正人彙進恩之力也卒賜祠額曰顯忠同時有覃吉者不知所由進以老奄侍太子太子年九歲吉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憲宗賜太子莊田吉勸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來矣亟手孝經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甚善佛書誕不可信也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汪直者大藤峽猺種也初給事萬貴妃於昭德宮遷御

馬監太監成化十二年黑眚見宮中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直爲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明年設西廠以直領之列官校刺事南京鎭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騷擾州縣武城縣典史詰之力朋擊典史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逮治論斬力朋後得倖免而帝以此謂直能摘姦益幸直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爲心腹屢興大獄建寧衛指揮楊曄故少師榮曾孫也與父泰爲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璵所璵爲請瑛瑛陽

諾而馳報直直卽捕𩌏璵考訊三琶之琶者錦衣酷刑
也骨節皆寸解絕而復甦𩌏不勝苦妄言寄金於其叔
父兵部主事士偉所直不復奏請捕士偉下獄并掠其
妻孥獄具𩌏死獄中泰論斬士偉等皆謫官郎中武清
樂章行人張廷綱參政劉福等皆無故被收案自諸王
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鬬詈雞狗瑣
事輒寘重法人情大擾直每出隨從甚衆公卿皆避道
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迫辱之權𢽾出東廠上五月大學
士商輅與萬安劉珝劉吉奏其狀帝震怒命司禮太監
懷恩覃吉黃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言疏出誰意輅口數

直罪甚悉因言臣等同心一意爲國除害無有先後翊慷慨泣下恩遂據實以奏項之傳旨慰勞翼日尚書忠及諸大臣疏亦入帝不得已罷西廠使懷恩數直罪而宥之令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直因言閣疏出司禮監黃賜陳祖生意爲楊曄報復帝卽斥賜祖生於南京御史戴縉者佞人也九年秩滿不得遷窺帝旨盛稱直功詔復開西廠以千戶吳綬爲鎮撫直燄愈熾未幾令東廠官校誣奏項忠且諷言官郭鏜馮貫等論忠違法事帝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衆知出直意無敢違竟勒忠爲民而左

都御史方賓亦失直旨褫職大學士輅亦罷去一時九
卿劾罷者尚書董芳薛遠及侍郎滕昭程萬里等數十
人以所善王越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陳鉞爲右副
都御史巡撫遼東十五年秋詔直巡邊率飛騎日馳數
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首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
畏直服櫜鞬迎謁供張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
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惟河南巡撫秦紘與直
抗禮而密奏直巡邊擾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馬文升方
撫諭遼東直至不爲禮又輕鉞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勢
傾天下直年少喜兵陳鉞諷直征伏當加立邊功自固

直聽之用撫寧侯朱永總兵而自監其軍師還永封保國公鉞晉右都御史直加祿米又用王越言詐稱亦思馬因犯邊詔永同越西討直爲監軍越封威寧伯直再加祿米已伏當加寇遼東亦思馬因寇大同殺掠甚衆遼東巡按强珍發鉞奸狀直右鉞謫珍於是惡直者指王越陳鉞爲二鉞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爲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旁人問之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听然而笑稍稍悟然廷臣猶未敢攻直也會東廠尚銘獲

賊得厚賞直忌且怒銘不告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祕語奏之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始疎直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禦敵敵退直請班師不許徙鎮大同而盡召將吏還獨留直越直既久鎮不得還寵日衰給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擾請仍罷西廠閣臣萬安亦力言之而大同巡撫郭鏜復言直與總兵許寧不和恐悞邊事帝乃調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尋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而褫逐其黨王越戴縉吳綬等陳鉞已致仕不問韋瑛後坐他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縉由御史不數年至南京工部尚書越鉞頗以材

進縉無他能工側媚而已西廠廢尚銘遂專東廠事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賣官鬻爵無所不至帝尋覺之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不盡而陳準代為東廠準素善懷恩既代銘誡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預也都人安之

梁芳者憲宗朝內侍也貪黷諛佞與韋興比而諂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悅妃意其黨錢能韋眷王敬等爭假採辦名出監大鎮帝以妃故不問也妖人李孜省僧繼曉皆由芳進共為姦利取中旨授官累數千人名傳奉官有白衣躐至太常卿者陝西巡撫鄭時論芳被黜陝

民哭送之帝聞頗悔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後傳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刑部員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繼曉下獄久之帝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謂芳及韋興曰糜費帑藏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年福耳帝不懌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會泰山累震占者言應在東朝帝懼乃止孝宗立謫芳居南京尋下獄興亦斥退正德初羣奄復薦興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尚書劉大夏給事中周璽御史曹來旬諫不聽興遂復用而芳

卒廢以死錢能芳黨也憲宗時鄭忠鎭貴州韋朗鎭遼東能鎭雲南並恣縱而能尤橫貴州巡撫陳宣劾忠因請盡撤諸鎭監帝不允而雲南巡按御史郭陽顧上疏譽能請留之雲南舊制安南貢道出廣西後請改由雲南弗許也能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請遣指揮使郭景往諭其王詔從之能遂令景以玉帶綵繒犬馬遺王紿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乃去復遣景與指揮盧安等索寶貨於干崖孟密諸土司至逼淫曩罕弄女孫許爲奏授宣撫踰三年事發詔巡撫都御史王恕廉之捕景景赴井死再遣刑部郎中鍾蕃往按事皆實

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於法指揮姜和李祥不就逮能復上疏爲二人求宥帝曲從之巡按御史甄希賢復劾能杖守礦千戶一人死亦不罪召歸安置南京復夤緣得南京守備時怨爲南京參贊尚書能心憚怨不敢肆久之卒韋眷王敬亦芳黨眷爲廣東市舶太監縱賈人通諸番聚珍寶甚富請以廣南均徭戶六十隸市舶布政使彭韶爭之詔給其半眷又誣奏布政使陳選被逮道卒自是人莫敢逆眷者弘治初眷因結蔡用妄舉李文貴冒紀太后族降左少監撤回京事詳紀太后傳王敬好左道信妖人王臣使南方挾臣同行僞爲詔括書

畫古玩聚白金十萬餘兩至蘇州召諸生使錄妖書且
辱之諸生大譁巡撫王恕以聞東廠尚銘亦發其事詔
斬臣而黜敬充孝陵衛淨軍
何鼎餘杭人一名文鼎性忠直弘治初爲長隨上疏請
革傳奉官爲儕輩所忌壽寧侯張鶴齡兄弟出入宮禁
嘗侍內庭宴帝如廁鶴齡倚酒戴帝冠鼎心怒他日鶴
齡復窺御帷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無人
臣禮皇后激帝怒下鼎錦衣獄問主使鼎曰有問爲誰
曰孔子孟子也給事中龎泮御史吳山及尚書周經主
事李昆進士吳宗周先後論救帝以后故俱不納后竟

使太監李廣杖殺鼎帝追思之賜祭勒其文於碑是時中官多守法奉詔出鎮者福建鄧原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府劉清皆廉潔愛民兵部上其事賜敕旌勵又有司禮太監蕭敬者歷事英宗憲宗諳習典故善鼓琴帝嘗語劉大夏曰蕭敬朕所顧問然未嘗假以權也獨李廣蔣琮得帝寵任後二人俱敗而敬至世宗朝年九十餘始卒

李廣孝宗時太監也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爲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四方爭納賄賂又擅奪畿內民田專鹽利鉅萬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後遶之給事

葉紳御史張縉等交章論劾帝不問十一年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淸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卽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諸交結廣者走壽寧侯張鶴齡求解乃寢勿治廣初死時司設監太監爲請祠額葬祭及是以大學士劉健等言罷給祠額猶賜祭

蔣琮大興人孝宗時守備南京沿江蘆場舊隸三廠成

化初江浦縣田多沉於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請耕之以補沉江田額洲與蘆場近又瓦屑壩廢地及石城門外湖地故不隷三廠太監黃賜爲守備時受奸民獻俱指爲蘆場盡收其利民已失業而歲額租課仍責償之民孝宗立縣民相率愬於朝下南京御史姜綰等覆按弘治二年綰等劾琮與民爭利且用揭帖抗詔旨琮條辨綰疏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等及南京諸司違法事給事中韓重因星變請斥琮及太監郭鏞等以弭天怒未報而太監陳祖生復奏戶部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私種南京後湖田事後湖者洪武時置黃册庫其中令

主事給事中各一人守之百司不得至歲久湖塞錦向於湖灘稍種蔬伐葦給公用故爲祖生所奏事下南京法司適郭鏞奉使兩廣道南京往觀焉御史孫紘等因劾鏞擅遊禁地鏞怒歸愬於帝言府尹楊守隨勘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帝乃遣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并覆綰琮訐奏事明年奏上謊錦職謫守隨向以下官有差又勘琮不當受獻地私囑勘官所訐事皆誣綰等劾琮亦多不實並宜逮治詔逮綰等御史伊宏給事中陳璚等皆言不宜以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於獄不聽綰等鐫級調外而宥琮不問時

劉吉竊柄素惡南京御史劾已故與此獄尚書王恕李敏給事中趙竑御史張賓先後言琮縮同罪異罰失平亦不納琮由是益無忌久之廣洋衞指揮石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諸罪琮竟免死充孝陵淨軍

劉瑾興平人本談氏子依中官劉姓者以進冒其姓孝宗時坐法當死得免已得侍武宗東宮武宗即位掌鐘鼓司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竝以舊恩得幸人號八虎而瑾尤狡狠嘗慕王振之爲人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

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孝宗遺詔罷中官監鎗及各城門監局瑾皆格不行而勸帝令內臣鎮守者各貢萬金又奏置皇莊漸增至三百餘所畿內大擾外廷知八人誘帝游宴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驟諫不聽尚書張昇給事中陶諧胡煜楊一瑛張襘御史王渙趙佑南京給事御史李光翰陸崑等交章論諫亦不聽五官監候楊源以星變陳言帝意頗動健遷等復連疏請誅瑾戸部尚書韓文率諸大臣繼之帝不得已使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王岳至閣議遣瑾等居南京三反健等執不可尚書許進曰過激將有變健不從王岳者素謇直與太

監范亨徐智心嫉八人具以健等語告帝且言閣臣議
是健等方約文及諸九卿詰朝伏闕面爭而吏部尚書
焦芳馳白瑾瑾大懼夜率永成等伏帝前環泣帝心動
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
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
如是帝大怒立命瑾掌司禮監永成掌東廠大用掌西
廠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淨軍旦日諸臣入朝將伏
闕知事已變於是健遷東陽皆求去帝獨留東陽而令
焦芳入閣追殺岳亨於途箠智折臂時正德元年十月
也瑾既得志遂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

事中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守備南京武清伯趙承慶府尹陸珩尚書林瀚皆以傳翀菃疏得罪珩瀚勒致仕削承慶半祿南京副都御史陳壽御史陳琳王良臣主事王守仁復以救銑等謫杖有差瑾勢日益張毛舉官僚細過散布校尉遠近偵伺使人救過不贍因顓擅威福悉遣黨奄分鎮各邊敘大同功遷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餘人又傳旨授錦衣官數百員通鑑纂要成瑾誣諸翰林纂修官謄寫不謹皆被譴而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謄超拜官秩駿由光祿卿擢禮部尚書他授京卿者數人

裝潢匠役悉授官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郎中劉繹張瑋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參議吳廷舉等並摭小過枷瀕死始釋而戍之其餘枷死者無數錦衣獄徽纆相屬惡錦衣僉事牟斌善視獄囚杖而錮之府丞周璽五官監候楊源杖至死源初以星變陳言罪瑾者也瑾每奏事必偵帝爲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二年三月瑾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大臣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則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部曹則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詞臣則檢討劉瑞言路則

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昻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皆海內號忠直者也又令六科寅入酉出使不得息以困苦之令文臣毋輒予封誥痛繩文吏寧王宸濠圖不軌賂瑾求復護衛瑾予之濠反謀遂成瑾不學每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壻禮部司務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東陽頫首而已當是時

瑾權擅天下威福任情有罪人溺水死乃坐御史匡翼之罪嘗求學士吳儼賄不得又聽都御史劉宇譖怒御史楊南金乃以大計外吏奏中落二人職授播州土司楊斌爲四川按察使令奴壻閻潔督山東學政公侯勳戚以下莫敢鈞禮每私謁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詈之都御史屠滽率屬跪謝乃已遣使察覈邊倉都御史周南張鼐馬中錫湯全劉憲布政以下官孫祿冒政方矩華福金獻民劉遜郭緒張翼郎中劉繹王藎等並以赦前罪下獄追補邊粟憲

至瘐死又察鹽課杖巡鹽御史王潤逮前運使甯舉楊奇等察內甲字庫謫尚書王佐以下百七十三人復創罰米法嘗忤瑾者皆擿發輸邊故尚書雍泰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都御史楊一清李進王忠侍郎張縉給事中趙士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喬恕聶賢曹來旬等數十人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孥其年夏御道有匿名書詆瑾所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奉天門下瑾立門左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盡下獄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申救瑾亦微聞此書乃內臣所為始釋諸臣而主事何釴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伸已暍死是日酷暑太監李

榮以氷爪陷羣臣瑾惡之太監黃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爲國爲民事挺身自承雖死不失爲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即日勒榮閒住而逐偉南京時東廠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瑾復立內行廠尤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又悉逐京師客傭令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輦下洶洶幾致亂都給事中許天錫欲劾瑾懼弗克懷疏自縊瑾故急賄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給事中周鑰勘事歸以無金自殺其黨張綵曰今天下所餽遺公者非必皆私財往往貸京師而歸則以庫金償公奈何斂怨貽患瑾然之會御史歐陽雲等十餘

人以故事入賂瑾皆舉發致罪乃遣給事御史十四人分道盤察有司爭厚斂以補帑所遣人承阿瑾意專務搏擊劾尚書顧佐侶鍾韓文以下數十人浙江鹽運使楊奇逋課死至鬻其女孫而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趙時中阮吉張彧劉子厲以無重劾下獄奎彧枷且死李東陽疏救始釋爲民希曾等亦皆杖斥忤意者謫斥有差又矯旨籍故都御史錢鉞禮部侍郎黃景尚書秦紘家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冤號遍道路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遷秩瑾惡翰林官素不下已調侍講吳一

鵬等十六人南京六部是時內閣焦芳劉宇吏部尚書張綵兵部尚書曹元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皆爲瑾腹心變更舊制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都指揮以下求遷者瑾第書片紙曰某授某官兵部卽奉行不敢復奏邊將失律賂入卽不問有反陞擢者又遣其黨丈邊塞屯地誅求苛刻邊軍不堪焚公廨守臣諭之始定給事中高淓丈滄州所劾治六十一人至劾其父高銓以媚瑾又以謝遷故令餘姚人毋授京官以占城國使人亞劉謀逆獄裁江西鄉試

額五十名仍禁授京秩如餘姚以焦芳惡華故也瑾又自增陝西鄉試額至百名亦爲芳增河南額至九十名以優其鄉士其年帝大赦瑾峻刑自如刑部尚書劉璟無所彈劾瑾詬之璟懼劾其屬王尚賓等三人乃喜給事中郗夔核榆林功懼失瑾意自縊死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編瑾行事著爲律令五年四月安化王寘鐇反檄數瑾罪瑾始懼匿其檄而起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爲總督討之初與瑾同爲八虎者當瑾專政時有所請多不應永成大用等皆怨瑾又欲逐永永以譎免及永出師還欲因誅瑾一淸爲畫策永意遂決瑾好

招致術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從孫二漢當大貴兵仗局太監孫和數遺以甲仗兩廣鎮監潘午蔡昭又爲造弓弩瑾皆藏於家永捷疏至將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永慮有變遂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永成等亦助之遂執瑾繫於菜廠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第次日晏朝後帝出永奏示內閣降瑾奉御謫居鳳陽帝親籍其家得僞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帶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七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

獄獄具詔磔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逆黨皆伏誅張綵獄斃磔其屍閣臣焦芳劉宇曹元而下尚書畢亨朱恩等共六十餘人皆降謫已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戸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

張永保定新城人正德初總神機營與瑾爲黨已而惡其所爲瑾亦覺其不附已也言於帝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帝前訴瑾陷已帝召瑾與質方爭辯永輒奮拳毆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爲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及寘鐇反命永及右都御史楊一清往討帝戎服送之東華

門賜關防金瓜鋼斧以行寵遇甚盛瑾亦忌之而帝方嚮永不能間也師出寘鐇已禽永遂率五百騎撫定餘黨還次靈州與一淸言欲奏瑾不法事一淸曰彼在上左右公言能必入乎不如以計誅之因爲永畫策永大喜語詳一淸傳是時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京師籍籍謂瑾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亂適永捷疏至將以是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欲俟事成竝禽永或以告永永先期入獻俘是夜遂奏誅瑾於是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王敞等奏永輯寧中外兩建奇勳遂封永兄富爲泰安伯弟容爲安定伯涿州男子王豸嘗刺龍形

及入王字於足永以爲妖人禽之兵部尚書何鑑乞加
永封下廷臣議永欲身自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風
廷臣內閣以非制格之永意沮乃辭免恩澤吏部尚書
楊一清言宜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久之坐庫官盜
庫銀事閒住九年北邊有警命永督宣府大同延綏軍
禦之寇退乃還寧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邊兵二千先
行時王守仁已禽宸濠檻車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
縱宸濠於鄱陽湖俟帝至與戰守仁不可至杭州詣永
永拒不見守仁叱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來與
公議國家事何拒我永爲氣懾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

極王師至亂將不測永大悟乃曰羣小在側永來欲保護聖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檻車曰此宜歸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而與永偕還江西時太監張忠等已從大江至南昌方窮治逆黨見永至大沮永留數旬促忠同歸江西賴以安忠等屢讒守仁亦賴永營解獲免武宗崩永督九門防變世宗立御史蕭淮奏谷大用邱聚輩蠱惑先帝黨惡爲奸並及永詔永閒住已而淮復劾永在江西不法事再降永奉御司香孝陵然永在江西實非有不法也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等言永功大不可泯乃起永掌御用監提督團營未幾卒

谷大用者瑾掌司禮監時提督西廠分遣官校遠出偵
事江西南康民吳登顯等五月五日為競渡誣以擅造
龍舟籍其家天下皆重足屏息建鷹房草場於安州奪
民田無數瑾誅大用辭西廠未幾帝復欲用之大學士
李東陽力諫乃止六年劉六劉七反命大用總督軍務
偕伏羌伯毛銳兵部侍郎陸完討之大用駐臨清召邊
將許泰郤永江彬劉暉等入內地聽調遣久之無功會
賊過鎮江狼山遇颶風舟覆陸完兵至殲之遂封大用
弟大亮為永清伯而先是平寘鐇時其兄大寬已封高
平伯矣義子冒陞賞者不可勝紀世宗立以迎立功賜

金幣給事中閻閎極論之尋降奉御居南京已召守康陵嘉靖十年籍其家魏彬當瑾時總三千營瑾誅代掌司禮監其年敘寧夏功封弟英鎮安伯馬永成兄山亦封平凉伯世宗立彬不自安爲英辭伯爵詔改都督同知世襲錦衣指揮使給事中楊秉義徐景嵩吳嚴皆言彬附和逆瑾結姻江彬宜置極典帝宥不問已而御史復論之始令閒住張忠霸州人正德時御馬太監與司禮張雄東廠張銳並侍豹房用事時號三張性皆兇悖忠利大盜張茂財結爲弟引入豹房侍帝蹴鞠而雄至怨其父不愛己致自宮拒不見同儕勸之乃垂簾杖其

父然後相抱泣其無人理如此銳以捕妖言功加祿至一百二十石每緝事先令邏卒誘人爲奸乃捕之得賄則釋往往以危法中人三人並交通宸濠受臧賢錢寧等賄以助成其叛寧王反忠勸帝親征其遮王守仁捷欲縱宸濠鄱陽待帝自戰皆忠之謀也是時又有吳經者尤親暱帝南征經先至揚州嘗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婦處女家掠以出號哭震遠近許以金贖貧者多自經先是又有劉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烏斯藏僧所齎金寶以百餘萬計廷臣交章諫不聽允至成都治裝歲餘費又數十萬公私匱竭既至爲番人所襲允走

免將士死者數百人盡亡其所賫及歸武帝已崩世宗用御史王鈞等言張忠吳經發孝陵衛充軍張雄張銳下都察院鞫治允亦得罪世宗習見正德時宦侍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云

明史卷三百四終